



香椿树下的小温暖

峨峨楚南树，杳杳含风韵。雨前采椿芽，庭园满芬芳。

——题记

儿时家里的庭院中，种着一棵大大的香椿树，于是我的童年回忆起来总是弥漫着淡淡香椿味。

春天椿芽儿最是香嫩。妈妈用一柄长长的竹竿“打椿芽”，这可是个力气活，香椿树高大，即使是身材颀长的妈妈也难以够到。于是聪明的妈妈就发明了“椿勾”，竹竿的一段缠上弯弯的镰刀，然后举起椿勾，遇到椿芽就用力一剝，鲜红的椿芽就随风飘落下来了，小小的我就负责蹲在地上捡起椿芽。清晨金黄色的日光透过树隙，透射在妈妈年轻有活力的面庞上，每当她打下一缕椿芽我就会拍手鼓掌，然后妈妈也温柔地回头看向我。阳光下的妈妈，在我眼中是那样美丽温婉。

每次看见妈妈打椿芽，我就觉得特别新鲜有趣，时常忍不住偷偷举起椿勾尝试一番，可是椿勾太长了，我拼尽全身力气也只能勉强拿起，颤颤巍巍挪到椿树下。倘若这时碰巧遇到妈妈从厨房走出，她一定会一边端着喷香的香椿鸡蛋，一边大声喝斥我“作死”，顺手抄起扫帚朝我奔来。经验告诉我跑得越快挨得越狠，一般情况下我都会“鬼哭狼嚎”，吸引来邻居家的阿姨前来护我，这样妈妈就会象征性地用扫帚轻拍几下我的屁股，然后把新采的椿芽几分给四邻。等妈妈和阿姨说完话，转身看见我在狼吞虎咽地就着香椿吃馍，气也就散地差不多了，但是她还是会反复叮嘱我：“椿勾上头嵌着锋利的镰刀，小孩子是不能乱碰的，碰到了会把手指削掉。”我认真地听着，可下次还是会按压不住强烈的好奇心。

打椿芽之后的一个星期，椿树还会萌生新芽，这个时候要把新芽采下，否则会影响来年椿树的生长。新生的嫩芽不够长，椿勾起不了作用，就要靠人爬上树去采摘，家里唯一的男子汉——爸爸就要上“战场”了。妈妈抱着年幼的我站在庭院里指挥爸爸，爸爸爬树技巧可高超了，一会儿就窜到树上，但是椿枝纤细，不能承重，妈妈每次都只让爸爸采摘矮处的嫩芽。我会央求爸爸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，自己伸手摘下椿芽。

童年的温馨回忆变成照片，变成录像，变成一股暖暖的细流氤氲着我的心田，让长大之后的我也可以像妈妈一样勤劳善良。家里的香椿树不记得什么时候枯死了，我们也早就搬家了，现在住在四四方方的楼房中，走路都

鞋

今年有闰月，赶在月前给爸妈各买了一双鞋子。本打算寄去家里，可是母亲说不着急，有空带回去就好了。我知道他们是想我了。谁知一拖就拖到了国庆才回去。

下车天已经黑了，可依然挡不住那熟悉的气息、亲人的乡音和灶上的味道。

晚饭后，老公和父亲聊着天，母亲穿着我买的鞋子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大皮鞋，呱呱叫。上火车，不要票……”然后，呵呵呵地笑了起来。女儿听了，也跟着念：“大皮鞋，呱呱叫。上火车，不要票……”

看着女儿又唱又跳，我仿佛看见了儿时的自己。

午后阳光下，母亲用面糊将平时攒下的碎布头一片又一片、一层又一层地贴在大桌面上，等着太阳把它晾干。

“妈妈，这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猜猜看，我的宝贝！”母亲没有立即回答，转身回房拿出针线篮子，里面多出了一些绣了花色图案的鞋垫、黑色灯草绒做的带松紧口的鞋帮、黑色平绒做的带攀带的鞋帮，还有用白色布条包了边的不同大小的鞋底。母亲取出一片鞋底，只在一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棉花，又蒙上一层鞋底大小的白色粗布，拿小针细线固定；再取出另外两片同样大小的鞋底，叠放在另一面，用粗线固定。

“妈妈，这是给谁做的鞋呀？”

“外公、外婆呀。”母亲一边说着，一边拿出一些棉线，两根一股做出两股，再把两股棉线拧成一条一两米长的细棉绳，棉绳的一头编连在穿着大号针头的牵引线上。“逢闰月，出嫁的女儿是要给父母做双鞋的。”她顺手从针线篮子里摸出针锥，将锥头在头发上轻划一下，然后使劲地在刚才做的鞋底边上扎出一个小孔，这样夹在右手中指和无名指上的大号针头就能轻松地穿过小孔，牵引着细棉绳，一拉，发出“呜儿、呜儿”的声音，那么干脆，又那么轻快。

“妈妈，我也要拉。”母亲点点头，可不论我怎么使劲也拉不出一寸，手被勒得生疼。“还是我来吧。”看着我被勒红的小手，母亲接过了鞋底，“开始拉有点费劲，如果能拉出一段，后面顺势拉就好多了。”

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听进去，只顾在针线篮里摆弄着，一会用鞋垫比着鞋底，一会又用鞋帮比着鞋垫。母亲一边笑着看着我，一边继续忙着手里的活计。“妈妈，你

要静悄悄地，生怕影响到邻居，更别提我的“鬼哭狼嚎”了。家中虽然没有香椿树了，但是香椿的清香却一直陪伴着我。

我上班之后，妈妈会提前买来香椿，腌制成咸菜。清晨给我下一碗挂面，卧一个鸡蛋，再洒两滴香油，就着香椿菜，别提多美味了。来到单位，同事们听说每天清早我妈都会做饭给我吃，都是羡慕不已，而我除了骄傲之外还多了一丝心虚，总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，还要妈妈为我这么操劳很不应该。我和妈妈说以后不在家吃早饭了，她说：“反正都是要做早餐的呀，何必要出去买早饭浪费钱呢？”我就随便编了一个借口，“不想天天吃香椿鸡蛋面了”，妈妈楞了一下，说：“那你想吃什么自己买吧，钱不够和妈妈说。”

有时我会买来油条豆浆，妈妈不是嫌油条太油，就是嫌弃豆浆太稀，无论买什么都不合她的心意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家里的饭桌上再也没有出现香椿。妈妈还是那么勤劳，可我总是觉得怪怪的，小时候我要是惹妈妈生气，她会把我抓过来打一顿，现在我惹她生气，她只会闷在心里慢慢消化。可我明明也是心疼她早起给我做饭太辛苦了，两个相互关心的成年人，也许是因为缺乏沟通，也许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在消磨着彼此的爱。我想再不能这样消磨下去，于是和她说：“妈，我想吃香椿鸡蛋了。”

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和解甚至只需要一个眼神

一把尺子

今年中秋，在老家打扫房间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卷尺，棕红色木质外壳，漆面有点脱落，瞬时就勾起了我对父亲的回忆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房间办公桌上总是有这把尺子，棕红色的卷尺时常粘着新鲜的泥土和青草，还没仔细擦拭过就大咧咧地摆在棕褐色的桌面上，父亲就坐在桌前仔细计算着，房间里响起了清脆的噼啪啪啪的算盘珠声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，也是一名村书记。90年代初，正赶上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和土地登记。父亲每天早上六时多就出去，晚上八九时才到家吃饭。对于他的这种工作时间，我的母亲习以为常，每天晚上总是在吃饭前把父亲的饭菜准备好，放在土灶井罐里保温。

村里人对土地的敬重尤为明显。因此，在确认土地的时候容不得半点错误和瑕疵，一般在丈量土地时会有两名村干部在场，还得有一名被量农户的家族亲戚作为公证人。这时候，父亲这把卷尺就派上用场了。它在地上穿过草丛荆棘，趟过泥土砂浆，握在父亲手中的最后刻度就成了大家的关注点，与登记证上数字相同，房主表情淡然，一旦有所出入，那就可能争得面红耳赤。“尺子是公平的，是不会说谎的。”这是父亲在丈量时常说的一句话。他对我的教育，也由这把尺子而起。

小时候，在那个缺少玩具的年代，我时常把算盘翻过来当做小汽车或者滑板，算盘被我玩得快散了架。当我对算盘失去玩乐的兴趣，准备对卷尺下手时，父亲的反应让我很意外，他没有直接呵斥我，也没有藏起来，而是当着我的面放在近两米高的大衣橱顶上。然后，转过头跟我说：“等你长高了，能自己伸手拿到了，就可以拿它了。”我当时慑于父亲腰里的皮带，就又转换了方向去玩其他的了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大衣橱的顶上藏了很多我认为的好东西，比如说我想用来做飞镖的针，以及“搭小锅”的茶具。

当我参加工作了，每次搭车回家，在路口，父亲总是骑着他的摩托车来载我回家。骑着摩托回家的路并不是很长，但这一路，我和父亲却聊了很多。有一次，我问他对我选择另一半的标准是什么？他说：“首先要品德好。”到那时，我才突然明白，我的父亲用这把尺子告诉我做人的准则，人生如尺，必须有序。

现在，这把尺子还静静地躺在老家大衣橱上面，去年村里修路又

拿出来一次，不过这次是丈量自己的屋基。母亲说：“你爸爸

当年在世的时候说过，为路让出15公分。”在她的心

目中，父亲是诚信的，果然，村里干部与村民组

长现场证实了父亲的做法。做人有品有

德，尺子是不变的，心中的尺子也

应该不会变。（方海义）

看这鞋漂

不漂亮？”我

举着刚才摆弄出

的一双鞋说，“等我长

大了，也要给你做鞋子。”

“等你长大了，你该穿上大

皮鞋喽！”

“那我给你买大皮鞋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母亲拖长了声音，“就你小嘴会说。”她放下手

里的针线，一把把我揽入怀里，轻轻唱着：“大皮鞋，呱呱叫。上火车，不要票……”

窗外的夜色渐浓，母亲抱着熟睡外孙仍在哼唱。

“妈，再给我做双布鞋吧！”突然，我脱口而出。

“城里人还有穿布鞋的？”母亲诧异又欣然说道。

“有啊！再说你做的鞋除了美观还很养脚呢。”

“那也做不了喽！这些年穿的都是你们买的鞋。你妈年岁大啦，眼睛也看不真了，手指关节还老疼！”父亲在一旁半开玩笑似地说道。

“就你话多！”母亲打断父亲的话，还白了父亲一眼，“还不去打水洗给孩子们洗洗！你看都困成啥样了。”

村里的夜甚是安静，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有人在说话，透过窗户看见前屋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。我披上外衣，走过去，推开房门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响。

“把你吵醒了是吧！”母亲知道是我，没有抬头，仍专注于手上的活计。

“没有，我找点水喝。”这时，我才看见母亲的面前摆放着我们换下的鞋子。

“非要现在取鞋样，明天再取还能迟了？”父亲看出我

就可以解决，是因为父母对子女的爱总是那么宽容。第二天，香椿鸡蛋面又回到了我家的餐桌上，我吃得 very 香。我告诉她，同事们都特别羡慕我有一个这么勤劳这么好的妈妈，她听到后笑着说：“这算什么，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么。”话虽如此，但我明显看见妈妈的眼角绽放了花纹。

前些时候，妈妈有些咳嗽。记得小时候我经常咳嗽，一发作起来，肺都要咳出来似的，妈妈不知道换了多少偏方，其中有一种就是香油炒香椿，现在轮到我来用这个偏方给妈妈缓解症状了。

我一大清早去菜市场买来新鲜的香椿，香油烧热，香椿下锅，粗盐几粒，反复揉搓。片刻，妈妈就寻着动静来到厨房，问我在做什么，我说给她做香油香椿，治咳嗽啊。这次她没有拿扫帚揍我，而是递来盘子帮我盛菜，一边埋怨我放太多油，一边又趁热吃起来。香椿的特殊香气在家里里腾腾舞蹈。

从小到大，我和母亲的关系就一直很好，她就像庭院里的香椿树，春来为我提供嫩芽，夏日又为我遮荫挡暑，总是默默守护我，陪伴我。这份浓浓的母爱浸润着我，让我拥有更细腻的感情去热爱我身边的一切。更重要的是，她让我明白无需在意太多世俗的眼光与看法，人和人之间总是有彼此熟悉舒服的相处方式，只要心存感激，用大家都喜欢的方式去生活、去关照他人，那便足够。（魏唯）



的表情，抢着答道。

“妈，我就是随便一说，别再忙了！早些睡吧。”我赶紧接过来话。

母亲一听，愣住了。好一会才对我说道：“哦……一会就睡！宝贝去睡吧。”

夜是那么静。梦中仿佛又听到“呜儿、呜儿”的声音，有节奏地在耳边响起。

入冬后的一天，收到父亲寄来的一个邮包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着一个粗布袋，布袋里面整齐地摆放着三双布鞋，同样均匀细密的千层底，不同花色的鞋垫，一双黑色灯草绒松紧口鞋，两双大小不同的红色平绒攀带鞋。这是儿时记忆，也是一生的记忆。（岳静）

（以上文章均在安徽省总工会举办的“诗意重阳话父母 久久敬亲传家风”主题征文活动中获二等奖）